

特別  
20  
2956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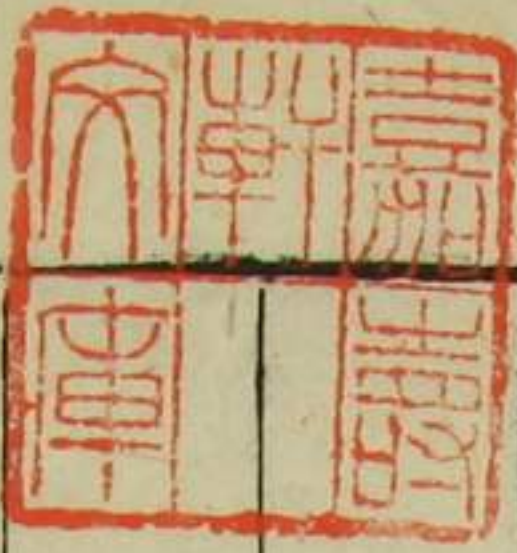
持  
門 20  
號 2956  
卷 32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文集

書

林希元

與黃久庵兵侍書

大同叛軍

大同之事關係甚大近則一代治體遠則萬世是非  
于是乎在又不但若唐宋維州之取舍已也不及今

講求真是非所在處置一差治亂之勢一成使萬世  
之後議論其是非何補于事故今不吝費辭嘖嘖於  
左右者誠欲辯之于早不爲後日之無益也按尊疏  
謂張某力主征勦之說臣思大同乃國家城鎮云  
云再三言之用是知羅峰所主在征執事則撫也但  
不知執事之不主征是有見于大同之事不用征乎  
抑不可征也若謂不庸征此則可說若謂不可征此  
則當辨之請詳之今夫士卒戕殺主帥事在必討其  
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往殺巡撫許銘張文錦姑息

不治積習而至今日則撫之不可善後又彰彰明甚  
也以此觀之但見征之爲是撫之非是也若謂不可  
征不能征不得已而行姑息之政以圖目前之安尤  
非也夫征之誠是矣然征之不克而至于僨軍殺將  
何也曰此非征之不是不善征也何謂不善征使  
朝廷之初聞變也持必征之議從容以圖之撫帥且  
不易陽以撫輯之事責成之而陰爲之計如元初疏  
所策當不遺一矢而功可成遽爾出師遽易撫帥使  
賊合謀致死以抗王師此一失也使制將皆得其人

臨敵出奇。不以攻戰。如元再疏所策。則舉兵雖涉倉卒。勝算猶可坐收。乃犯弟子之戒。卒取輿尸之凶。此再失也。失此二着。大事遂誤。故曰不善征者此也。因其不善征而誤事。遂謂不宐征。猶因急食以致咽。而謂之不宐食也。而可乎。夫撫之固不是矣。今而撫之尤不是也。何則。人臣將則必誅。况不止于將乎。前者雖云戕殺主帥。然未抗拒王師。論以國法。已不在原宥之列。今事勢至此。乃從而宥之。則國法何以伸。奸雄何所懲。將見朝廷政令不行于一方。諸鎮

效尤。天下大事從此去矣。其可乎。且招撫之說起于元季。是時國運將終。羣雄並起。力無能爲。不得已而出此。然當昔已有將相奇謀。只是招之譏。前輩亦謂元失天下。招安之策誤之。今國家全盛。不比元季。瑣瑣叛卒。非若谷珍。乃引吾可與大有爲之君而行亡國之事。可乎。故曰尤不是者此也。故羅峰之失。不在于主征。在于不善征。與不能持初議。執事之主撫。前既失之。而今益失之也。然羅峰之失。執事爲之也。夫何主征勦之議。功久不成。而人言起。主心疑羅

峰于是不能持矣。故曰羅峰之失。執事為之也。要此事是非亦甚明白。執事之意亦以其事之難。不得已而為是耳。愚謂此大非也。天下未嘗有難處之事。事尚有難于此者。唐之征淮蔡也。功久不成。師老財匱。民間至有以騾代耕者。當昔議者咸請罷兵。主心方疑。此難也。裴度獨身任之。卒能平蔡擒濟。而收反正之功。今叛卒之強。未如吳氏。國家之困。未至李唐。猶易也。乃無以處之。而出不得已之計。何與更有難者。如孔明以未集之蜀。而當曹瞞強盛之時。謝安以

偏安之晉。而當符秦百萬之師。然卒扼魏破秦。自立于艱難之秋。使敵人有畏蜀如廂之譏。風聲鶴唳之恐。今以國家之全盛。不能集一矢于賊目。乃載書

輸帛。垂首而尋城下之盟。何也。必如所論。大同非比

當時所患在此。兩言。故勦事。

賊窠。可以必攻。急攻。則人皆為固守。攻破。則是自撤

終不成。

藩籬。然則天下叛軍。有如大同者。皆不可攻耶。萬一

叛卒狃于常勝。此後復殺撫帥。如張文錦。李瑾。亦曰

不可攻而不攻耶。始末通之論也。使當太祖太

宗盛嘗。必無是事。萬一有之。亦將如斯而已耶。未必

然也。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出于萬全。然後可以爲忠。今日之事，可謂萬全乎？然此不忠者之所爲耳。執事以赤心報國，自誓夫豈不忠者？然必出此者，何也？毋亦意見之差，以是爲忠耳。夫意見之差，而至于誤國家之大事，其心雖忠，猶不忠也。可不慎與？如必以此爲忠，愚敢明其不然，何也？刑以討罪，兵以戡亂，天之道也。國之經也。違天之道，棄國之經，而欲已亂，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則唐以姑息而失河北，元以姑息而失天下，何也？故愚敢明其不然也。

與翁見愚別駕書

計處機吏

天下事有義不當爲，而冒爲之，言之則起人疑，不言則貽民害，與其不言而貽民害，寧言之而起人疑。此仁人不忍之心。若今之攻佛郎機是也。佛郎機之攻，何謂不當爲？夫夷狄之于中國，若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若北之胡，南之越，今閩之山海，二寇則當治兵振旅攻之，不踰時也。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如甘肅西寧之馬，廣東之藥材，漆胡椒蘇木象牙諸香料，則不在所禁也。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

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皆倍于常。故邊民樂與爲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羣盜剽掠累已。爲我驅逐。故羣盜畏憚不敢肆。強盜林翦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爲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爲盜。且爲吾禦盜。未嘗害我民。且有利于吾民也。無故而欲攻之何也。佛郎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質子女不爲無罪。然其罪未至于強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爲可惡。其罪不專在彼。

而官府又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于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其攻亦未爲不是也。然以彼之悍勇輕生。欲殺其十人。非償以數十人不可。大約機夷之人。不下五六百。欲盡滅之。非陪以千人不可。然捐千人之命。以陪無大罪之夷。亦仁人所不忍也。捐千人之命。能殺五百之夷。猶未失也。倘捐數十人之命。而猶不能殺其十人。反爲所殺。計其失不愈甚乎。是其利害之淺深輕重。尚當較量也。元于此籌之甚熟。未嘗以夷爲盡無罪。亦未嘗以爲有大罪。未嘗以夷

爲不必攻亦未以夷爲容易攻故嘗作佛郎機論專  
罪容保交通之人以攻夷責之俾自爲計旣獻攻夷  
之策于海道又薦門下知兵之人爲之用是元于機  
夷未嘗黨之其攻否之宐與攻治之策盖有見焉不  
若時人之輕舉妄動也。

上巡按弭盜書

海寇

夫海滄寇盜所以相尋不已者招撫啓之也自官府  
招撫之策行海滄寇盜更相倣效遂不可止今日之  
林益成卽前日之李昭李益進馬宗實輩也夫李

周賢者亦見吾往時之跋扈旣幸苟免今日之林益  
成又得寬宥吾弟之罪未至于益成吾力足以鼓亂  
而又過之吾再觀兵官府必復憚而我釋此其所以  
敢爲叛亂輕舉而不顧也今不大加創懲大肆誅滅  
不足以折奸雄之心不足以塞禍亂之源不足以洗  
往事之愆然天下之事制之于未然爲力則易周賢  
之起也不及其微而制之使其牙爪羽翼漸以長成  
遂至不可禦此其機一失也及其致討也又不防于  
早徒使林益成者以散餘之卒與之從事待勢力弗



敵然後徵兵使聞風遠去而莫之止此再失也失此二機今雖合郡縣之兵以攻之譬猶高飛之鳥深逝之魚愈攻愈遁愈急愈遠滄海無涯兵力有限老師費財安見賊之可得哉爲今之計宜可偃旗臥鼓示以不攻之形密遣廣東約其地方官謂荼毒貴地今不可輕有李周賢望風作亂必禍延于彼如欲解禍息民須彼此夾攻使發黑槽大船四十艘星馳而北沿海要害各置精兵而陰爲圖之之計一面遣人親至賊巢徵集鄉老挨門清查籍其姓名別其脇從之

民許自首非脅從除首惡外有能自相斬捕與獲賊同賞先之文告傳播四方限兩月以裏如過期不至然後擊其黨親夷其廬舍墳墓沒其田產如此則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待廣兵旣至我兵乃動彼攻其外我攻其內彼如釜中之魚將安逃其死乎周賢旣平然後授意廣東并圖益成則我不失信而大惡以除此又滅虢取虞之勢也所以必召廣東之兵者今賊畢集玄鍾陸鰲我若盡衆長驅彼必放舟南下一日千里而前莫之止吾雖有武夫千羣何所施哉廣東

之兵既來則入廣之路以塞又以萬安大船數十艘分布圍頭等處以遮其入城之路二路既塞賊乃可圖然圖之之策亦有未易言者今各處出海官軍特如土木偶人最不可恃郡縣機兵又皆雇募答應水勢弗諳而巡捕官逞逞觀望前却苟應文書此皆難與共事今之可用者獨海濱鹽徒與漁戶耳鹽徒漁戶力皆雄于盜賊海洋之技又與賊共故逞逞角刃于滄波之間盜賊反出其下今安遣州縣正官董見龍論海寇亦欲召募漁戶想聞中各灣在同安如官灣坂尾高崎劉五店在南安如蓮

河石井在晉江如塔頭石芹石湖深滬以及福漳沿海灣分各選丁壯編成卒伍擇其頭目統率之給以工僱優以犒賞結以腹心隆以禮貌則彼自致死于我不患兵不精也戰船一時殆難架造而海滄萬安官灣等處大船蓮河深滬等處釣船俱可借用器械未精則量給銀兩各令自備糧餉未充或權借預備倉之粟而勸借僧道出粟以償之四事既舉然後以郡縣風力官監督各守地方待時而動將見內治修而盜賊可圖也今欲撫之使來則李周賢之悖凡再

稱兵。林益成之事。豈容再誤。繼自今海滄必無可馴之民。而禍亂相踵。朝廷失政令矣。如欲置之不問。彼必鼓亂一方。出沒三省。海滄之劫掠無獲。勢必沿及鄉村。此皆往事可驗。是又大可慮也。如徒泛爾稱兵。輕議攻討。略無一定之算。是徒費無益。空勞罔功。不能平賊。而反長賊。所謂不勝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揭帖

安南成功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

自明功罪

元以不才被論去官。不知所論何事。途遇須知官。因自京師者。咸云科道諸公。謂元平生居官無可議。建議征南。亦是至當不易之論。但今非其時。計莫登庸降。本當以臘月至。過期不至。疑是元沮撓。故略彈論。以相警。意吏部必不便。議罷黜已。而吏部果議畱用。科道諸公甚以爲當。不意明旨徑批特與閑住。命下之日。物論驚駭。科道諸公咸共歎息。追悔莫及。謹按元以沮撓納降被論去官。卒之當路歎悔。元之心事亦已明白。似無容復辨。但元實未嘗沮撓。且平日

主征之意與目下不平之事有未白于君子者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今之不主安南之事其說有三一則安南遠夷也不以遠夷之故敵中國一則謂宋元之盛不能取安南我朝取之亦復隨失安南必不可取一則謂今之兵力方屈不如永樂初年之盛其為說不過此三者而已如元之見則謂安南與兩廣同入職方非遠夷也自宋人失之中國之民陷于夷狄漢唐衣冠之族如姜公輔輩淪于左衽者六百有餘年所恨者無時無幾耳今之登庸與向日黎利不同

蓋宣德之初交趾之民久遺化外當時事勢實是不同一旦拘以中國政

有功耳

令本非所樂加以其時中國之人為吏于彼利其珍貨各肆貪暴如東漢之季故黎利一起而歸者如市所在爭殺長吏以應之登庸偪起盜竊威柄遂攘其國人心不服且黎氏未殄安南大族多與為仇敵雖或外服而心實攜貳如所謂西寧公者在在而是安南此時實有可取之機與黎利之時不同而閩廣海兵又有能取之勢此元所以屢有言而不能已也蓋元平生有安南之志及提學嶺南巡歷廉欽訪知安

南國分爲三。有可取之勢。惜無其機。欽州之行。元因灼見安南事情。逆料莫登庸。故不能立國。故一意主征而不復變。元當中國無事之昔。倡爲用兵遠夷之說。似乎可罪。固士夫之所共駭。然元明知衆怒之所。在乃敢犯衆怒而不畏。又勝負兵家不可期。元焉能保用兵之必勝。乃以一家數十口之命。決于一戰。屢言之不已者。其中必有真見。深意存焉。未可以爲孟浪而咻然罪之也。今使所言無關於中國之大體。無補于中國之大事。事幾不投。行之而落落難合。事無

緊要。有功而不足爲功。登庸投降。元果沮撓。如是而曰其言孟浪。沮撓事幾。罪之可也。若言之而有關中國之大體。有補中國之大事。切中事幾。行之而事無不合。事在要緊。有功而足以爲功。則言非孟浪。事無沮撓。無故談兵。雖若可罪。而卒賴以集事。則其心可原。其功可錄。而罪不必論矣。征伐王者所不廢。商宗鬼方之伐。周王淮夷之征。聖人不以爲窮武。况安南本中國故地。非淮夷之比。篡奪相繼。朝貢久缺。又有當問之罪。是元之所言。有關於中國之大體也。元之

建議一則曰征二則曰征雖屢格不行而逆庸之膽

已落既而三帥臨邊安南舉國震恐送款歸地削爵

雖不必實征而建議主征之人亦不可少

恐後則元之所議有以震中國之威使遠夷憚懾而

折服可謂有補于中國之大事矣元前後建議若王

師入境皆後後倒戈之民又謂安南一塊之土終無

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又謂漳州海兵交人

所憚今三帥提兵只是以虛聲恐嚇之聞兵雖調而

未至實未嘗欲用兵也而文郁西寧之徒已皇恐各

請逆庸納款歸地削爵使如元之策寔以兵臨之又

將如何以此觀之則元料安南之事無不投合于是

可見聞登庸購元奏稿初得以千金繼亦五百蓋元

于安南之事知之最真所言皆深得其諱隱切中其

膏肓故深憚之也登庸既降今朝廷以其地爲都

統使司設十三宣撫司四崗之歸以其民入編戶夫

安南自宋割封以後隨自立國稱皇稱帝聽其自爲

宋人討之不克卒封之爲王元人討之不克又封之

爲王我朝取之不得又封之爲王今兵未入境而

雖體統稍正

逆庸繫頸送款以其地爲都統使司其不郡縣歲輸

貢賦雖若異于今各布政司。其分其地爲十三宣撫司。官命於朝。歲頒大統曆。三年一貢。猶不異于雲貴荆廣土官衙門。據此則安南之地。已爲吾有。宋元與我。國初之不能得者。於今得之。其功不亦大乎。四尚之地。正統間都御史朱鑑奉璽書取之。而不得。今則束手而來歸。亦豈不爲功乎。莫登庸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送降書。十月至欽州防城投降。十一月初三日始出鎮南關投降。元未嘗啓口動筆。爭論可否。何嘗沮撓乎。夫其言有關於中國之大體。有補于

中國之大事。幾無不投足以爲功。又無沮撓。如此則元于安南之議。言非孟浪。其心可原。其功足錄。而罪可勿論矣。且均之安南也。在宋黎烜在。國初黎季犛。如彼驕倨。雖大兵入境而不懾。今逆庸只嚇以虛聲。而納降恐後。則今時之不同于古。元料安南之必可取。閩兵之必可用。其言非孟浪。皆于是可見。不然豈操觚執簡。能制登庸之死命。收復漢唐旣失之境土于六百年之後。萬里之外哉。詳阮文郁之疏。其故可知矣。晉遼東軍叛。元建議必征。言雖不行。旣而叛

軍計擒。迄不敢動。人謂元一疏之功。今之安南。何異於是。要今之君子。皆未能灼見彼中事情。故不免致疑于愚言。雖以霍渭厓平日議論相同。及至臨時不敢發一語。其它何望哉。則愚言之不見信于君子者。無怪其然也。四峒之地。自元建議征南。或帶言。或特奏。不一而足。方登庸未納降之先。元與翁參政定議必取。及至納降。翁參政遣王指揮蘇通判與登庸反復講論。只此一事。蘇通判至以元奏草。常在袖中脅之。而登庸怕元。亦欲以此取悅了事故。于降本中顯

言之。則四峒之歸。本元之奏。而東塘半洲二公。亦云非先生屢言。吾何得知其所由可見矣。向使唐西洲潘峨峰之說行。逆庸肯歸四峒。削國爲都統。宣撫否。則元奏之不可無。不爲罪可見也。交事既了。蔡半洲私語張維喬參政曰。得林茂貞這裏大嚷。不是他大嚷。恁得莫登庸這等懼怕。繫頸來降。而毛東塘蔡半洲相見。亦面歸功于元。則登庸之降。四峒之歸。孰功孰罪。軍門已有定論矣。初半洲語兩廣三司云。塘翁欲以林僉事爲首功。元募兵回自閩府。縣官以告三



司相知者亦以告。及至叙功，乃居次。盖有沮之者。近者道過江西，元以問塘翁。翁曰：當初委有此議，後因衆論不一，只以官序，故先生在後。塘翁之言，盖有隱諱。元之名雖在後，然叙功之疏，建議復地，召集驍勇，誰則先之。雖不爲首功，而首功之實，自不容掩也。初元奉委福建募兵，臨行，皆與翁參政。曰：爲我語半洲公，我看諸公之意，只是欲納降，恐我在此打攪，故令我遠去，以便行事。若果納降，亦要停當，切莫將就了事。負此良肯，翁以告半洲。隨以半洲之意來問曰：登

庸如果投降，將何以處之。如今講定了，然後行。它曰：勿謂我輩賣先生也。元曰：今方瀛已歿，登庸勢孤，國人離畔，登庸之事，大半是不可成矣。若又如前日納降請封，此決難准。想彼亦不敢望。若不費吾斗糧一矢而來降，功亦可嘉。吾前奏欲九分其地，此必用兵。然後得。旣不用兵，它自來投降，亦難執前議。果然來降，何以見是真實投降，必遣子入質。如南越嬰齊，乃可。果爾與做宣慰司可也。翁曰：宣慰司品級小。元曰：唐以安南爲都護府，五代時有諸總管府，得便宜行

事。今不與爲總管，則與爲都護可也。四崗之地，決要還我。如不還四崗之地，雖云納降，其事決不可了。翁曰：決是如此行，今登庸遣侄入質，削國爲都統，宣慰歸我四崗，皆元啓之，四崗之歸，登庸已見降本質子之遣，都護之議，今翁見在可問也。以此觀之，則今日處分安南，元實預議，而其事卒無不合，則其心可原，其功可錄，其罪可勿論，於是又可見也。

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

防倭

邇者倭寇自浙江流入福建，駐劄三沙，將窺諸郡，蒙

當道鈞牌，令有司速備器械火藥，多募敢勇之士，又令近城郭鄉村搬錢糧牲畜入城，以絕賊糧餉，些少灣分，搬附大灣，仰見憂國爲民之盛心也。元聞禦敵必有良謀，徒講而寡謀者無濟。夫用兵之要有三：練士卒也，利器械也，擇將帥也。今欲募勇敢之士，未知如何選募，欲備器械火藥，未知所備何器。趙李牧守雁門，募百金之士五百人，遂破匈奴，滅襜褕，單于避之數歲，不敢近趙邊。晉馬隆募能挽弓四百鈞，挽強弩九石者三千五百人，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練士

之法也。邇者浙江募兵五灣，每兵與安家銀三兩，募兵官及捕盜扣剋，每兵只得銀二兩，或一兩八錢，此皆窮乏，不能自存之人，顧目前之急，不計日後之生死者，應之欲賴以殺賊，不亦難乎？宋楊難當擊蕭承之，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爲短鎗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鎗輒貫數人，氏不能當，遂敗。金兀朮自起兵海上，用拐子馬以取勝，偃城之戰，以拐子馬萬五千來，岳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

不能行，兀朮大敗，此利器之法也。今倭寇長技利刀也，利箭也，烏銃也，今未知用何技以制之。前年浙江募兵漳泉，每兵與銀三兩，器械在內，聽其自備，斬木爲竿，末置尺鐵，青紅白布裹首，行裝不辦，盜甲俱無，此如執朝茵以禦蕭艾，有不碎乎？今見漳州府日解佛機銃，過同不知用于浙江，或吾閩，但此乃海上擊舟之器，陸非所宜。夫兵有短長，銃砲視弓弩爲長，弓弩視戈戟爲長，戈戟視刀劍爲長，長以制短，短以衛長，機銃力至五百步，弓弩力至一百二十步，賊不久

停一百二十步之外。須臾即至。銃弩無所用。而用刀矛矣。夫以倭寇之猛悍。挾三技之長。無以制之于百步之外。欲與角藝于劍戟之間。元見其難矣。以此觀之。則器械之不利可見也。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然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使將帥得人。如李牧。如馬隆。如岳飛。何患器械之不利。士卒之不精。倭寇作禍。于今五年。總制撫鎮之官。不爲無人。然或去或殺。尚未收盪定之功。豈非將帥未得其人。與欲令軍民搬移積聚牲畜。無貽

盜賊之資。卽古人清楚之法是也。然倭寇在海。則舟小不敵于我。登岸則敵強我。受其制。若徒搬移積聚。無術以制之。使得登岸。其害可勝言哉。以元鄙見。當發大船數十。分布萬安鎮。以塞入興之路。發船數十。分布晉江圍頭。以塞入泉之路。發船數十。分布浯州官澳山後。以塞入同漳之路。沿海灣分鄉集。如晉江之深扈。東石。安海南之營前。石井。荊濤。蓮荷。同安之大嶺。灣頭。劉五。店高。崎馬。鑿坂。尾白。礁。令自設備。其空缺去處。令所在居民。扞插木柵。以截其登岸之路。

須差能幹佐貳官爲之處。又督鄉兵以守之。否則難集。且爲所焚。無益也。元度當今事勢。倭寇五年。直浙殘破。上越淮揚。則江北凋敝。其勢必窺閩。在閩則泉漳先受其害。不可不預爲之防也。預防之策。安莫過于元所畫矣。元聞前事後事之師也。乙卯夏倭寇一百六十。自興化黃石登岸。入駐鎮東海口。巡海分巡叅將等官。駐劄福清。募漳泉打手。勦捕殺死。都指揮指揮千百戶武舉三十員。軍民以萬計。不能得其要領。反增二百二十人以去。今三沙之倭。數倍于海口。

莆田仙游各縣民兵。各非選募。欲求勝于彼。又知其難也。嘉靖二年。流寇九十三人。流劫興泉漳三郡。莆田鄉士夫子女多被鹵掠。虜質府判。經歷以金贖回。刑侍簡一溪先生。時以御史按閩。至泉。延鄉士夫問計。時同安大戶葉元忠。以任俠坐死繫府獄。士夫以元忠薦。使殺賊自贖。一溪用之。質其家屬于獄。元忠募敢死士百人。調晉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長泰龍溪合同安七縣精兵。各令掌印官領之。八面合攻。推元忠爲前鋒。令分巡聶公珙督兵。叅議蕭公瑞督糧。

餉又密遣健步吏承兵隸分隨各軍日報進止動息  
 由是各軍畏恐無敢不用命者追賊至德化小尤中  
 圍益熾之九十三人無一遺者惠寇惴恐不敢復犯  
 漳泉者三十六年且今倭割三沙前雖解去旋復回  
 還尚當為之備今民間任俠豪傑如葉元忠尚有  
 之執事如欲為預防之策收盪定之功請憲節下臨  
 今鄉之士夫未必無可延問者夫仁賢之智聖明之  
 慮負薪廟廊之語興衰之事將所願聞也

記

宣德交趾復叛始末記

交南事情

叙交南事不過五百餘言得失具之可謂詳練

希元以主征安南廢居林下皆命使然固無憾矣然  
 心事不可不白當時廷臣所以見怪者謂成祖皇  
 帝郡縣安南終不能有宣德年間中國喪師于坡壘  
 關安遠侯敗沒以是為戒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元在  
 欽州備知交趾之復為安南與中國之所以喪師者  
 有五交趾既定當時英國公張輔不能如諸葛孔明  
 收拾西土人物方其王師未班豪傑竄伏草莽已有  
 窺覷之志其致釁一也交趾之民久遺化外法網甚

疎賦歛極薄。一繩以中國之法。其民不堪。有思亂之意。其致釁二也。太祖高皇帝貴雲于荆川廣諸省。間有狼子桀心之民。皆設土官。因其俗治之。故終無患。成祖皇帝既取交趾。狼子野心之民。悉郡縣之。故終作梗。其致釁三也。太祖高皇帝既取雲南。留黔國公沐英在彼鎮守。故能歷服其民。安南之事。既定。卽掣回三帥之兵。各處守兵未盡設。其後事之慮。已見于黃忠宣之書。其致釁四也。交趾多珍寶。中國之人爲吏于彼。多肆貪殘。民不堪命。因中官之誅求。

永激變而亂隨作。其致釁五也。兼此五釁。其民皆思黎氏。故王師一到。彼無僉后之思。並起與吾爲敵。坡壘關之覆敗。有由然也。登庸篡據。國人不服。有戀故主之心。黎氏舊臣武文淵阮仁連等。並起與之爲敵。元皆備訪而知其情。故力主安南之征。觀毛東塘仇總兵催兵文移。稱交人聞王師將至。咸願爲內應。此是實事。非歸順憑祥等州之妄報也。當時廷臣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律以宣德之事。歸咎于元。豈非枉乎。觀宣德中黎利之變。安南傾國以抗王師。今王師未

至登庸卽繫頸送款其事勢之不同顯然矣。

安南事始末記

安南事情

予自束髮讀書見交趾本中國故地唐相姜公輔生于愛州卽有安南之志及官廣東署按察司事見一罪囚曰陳廷綸者係湖廣富商奏辯到司及安南族子黎飯據海東府以叛時莫登庸爲將領兵征討黎飯兵敗挾貲貨逃入欽州陳廷綸及邊民黃子景李齡等與之交易官府以交通外夷罪之廷綸坐絞黃子景等充軍凡七八人奏辯到廣元適署按察司事

元駁之曰夷酋逃難入境邊民與之交易非交通爲

奸難引通夷之律取卷于兩廣軍門盡釋之問其詳

又知黎飯至欽州官府捕送安南誅之境上其時總

姚公文謨王文成爲總制實代姚任

制乃東泉姚公也元歎曰黎利負中國黎飯負黎氏

乃天道好還之理何須問以吾所見乘其亂而取之

豈非天與之時耶失此機會良可歎息至軍門以語

總制林省吾公公曰此事吾不能爲前見霍兀崖常

講此事可往問之及問兀崖答曰桂見山素有此志

蓋其初爲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八柱之外及舉進



士沉滯州縣。欲為之無階。于今當路。雅欲為之。思當世之士。無可與共事功者。惟有王陽明。乃特起之于兩廣。不謂陽明思田之事既息。歸朝之念却切。屢求不得。拂衣而去。見山恨其負已。即動本削其伯爵。予心藏之。遷官南大理。應詔陳王政二十一事。內有安南一節。方與桂見山共成事功。不謂遽沒。故祭見山及削奪之故之文。有提學嶺表之旨。予有安南之志。及接兀崖之論。始知先生之趨陽明者。不為思田。何豪傑之士。所見略同之句。及落職欽州。適有安南之事。皇上之

志又銳。謂其時有幾。故銳意圖之。不謂終身之禍。乃起于此。初 皇上銳意安南。舉朝不欲 聖心不樂。一日在文華殿。得予安南之疏。歎曰。我謂海內無豪傑。今尚有乎。即召李序。庵。夏桂洲。武定侯三人。李夏先至。以予疏示之。曰。朕決意征了。你們如何。二公唯唯叩首。而出。遇武定于承天門。問曰。皇上云何。二公告之。武定至。皇上語之。如二公。武定亦唯唯叩首。起而旁立。即丟一冷語。若自言云。那一塊地。雖得他何用。不知 皇上聞之。否。張東瀛本兵語齋本吏

曰你們老爺事成了，你欽州有若干錢糧，與吏酒飯。越二日兵部處分兵馬，具本以進，盡謂事不可已矣。忽本下兵部曰：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聞卿士大夫間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二次會議亦不力主何者為是？既都不協心國事，且罷其云識體達道。云云，乃指予私相作論，不知為誰。皇上得之何人，皆不及知也。前都御史唐沛之蔭子唐世橋得。皇上語意冀建功安南，遂求為梧州府推官，以告予。皇上既知予名，問左右大臣曰：林某

何以尚在欽州？左右曰：此時莫登庸方倔強，須林某制之。及久之不召，朝士笑曰：諸老以林某鎖鑰南門，何一鎖鑰如是之久也。夏桂洲說予于。皇上曰：林某一生只是說殺，蓋以予既欲征遼東，又欲征安南也。後安南入貢，皇上思及予，從容問六臣曰：林某如何？時六臣在側，無一應者。當時若有一人啓口，予必不至今日，可見公叔文子難其人，要人之出處皆天也。安南之事雖畢，皇上之志尚未滿，蓋為諸臣所沮，不得郡縣故也。毛東塘當時冀大封拜，及得論

功邸報大不樂。元回自海北道見東塘于吉安其報適至故知之。聞乃爲夏桂洲所沮。元嘗謂安南之志雖不就亦做得一半。其削王爵降爲都統使列于十三藩。比荆廣雲貴之士官不可謂無功。當時若用予策安南可坐而取。恨不見用。又恨當時不祭告天地。祖宗詔告天下。及安南臣民予嘗見於辨本後。長子林有松援例入監。聞卿士夫稱陶真人與言。聖上曰朕有二大事未幹。一是王三。一是安南。都未曾祭告天地。祖宗及詔告天下。安南臣民行大賞。有松

聞之。卽見陶真人問之。果有是言。始知愚見偶合於聖上。其時有松因訟予之寃。真人亦素聞之。又樂爲辨理。有松欲求之。以書告予。予不可乃已。嘉靖丁未也。抑此一事也。王陽明因之失爵。毛東塘因之削官。蓋東塘本無將略。若非安南之事。未必遽至本兵。及至本兵。果以不稱敗。予嘗與蔡半洲書曰。東塘之成也。以安南其敗也。亦以安南。始知天下之名不可以虛竊。天下之功不可以虛冒。正指此也。是知安南一事。非特關予一人之出處。王毛二公之出處亦關之。

也

議

拒倭議

拒倭

今閩廣浙直無處無倭。雖聞有撲滅之處。然隨撲隨滅。終不能使之斷絕。其撲滅之處。皆得之于水。蓋彼舟小於我。自來捕賊者。皆捕于海。則無不粉碎。故倭賊所至。則焚舟登陸。而不待舟。殺掠既飽。然後尋舟以去。亦有尋舟不得。而巢穴于此者。賊既登陸。則無如之何。故將兵者。皆伺之于海。以大船衝之。則無不

破碎。然不能禦之于陸。以救生民之難。而伺之于海。使生民糜爛于干戈。然後擒之。已無及矣。是其得賊之功。猶不能贖縱賊之罪。而論者多以為功。亦未之思耳。今以往事驗之。安海之倭。僅二百四十。叅將黎鵬舉領兵四百。頃四十里之外。不敢助泉兵而擊。使從容就蓮河。尋舟以去。今乃能擒倭于福寧州。則不能得于陸。而得之于海。可見也。戊午十月。真假倭僅八十。叅將合巡海漳浦福寧三千之兵。四路把截。竟不能得。使從容由南靖以去。則不能得賊于陸。又可

見也。已未同城之攻，參將曾清指揮朱亮朱相十戶  
 王道成等，合兵四千臨賊遠避，而參將乃能擒鄭嚴  
 山于海，則不能得賊于陸，而得之于海，又可見也。又  
 有可怪者焉。今雖曰倭，然中國之人居三之二，為賊  
 為兵，中國之人一也。然為賊則勝為兵則敗，何也？中  
 國之人為賊，則自分必死，皆于死中求生，以故不死。  
 中國之人為兵，則自分必生，不復致死，以故取敗。是  
 知為賊為兵，中國之人一，而勝敗異者，致死與不致  
 死之故耳。今必使吾人為兵者，皆于死中求生，則勇

同于賊，而吾之兵食又日增，賊之兵不能增，而食又  
 日蹙，無可奈何矣。又焉有不勝之理哉？則平倭之要  
 可識矣。然欲使中國之兵不畏賊，須先有以為之備。  
 吾之陳法既足以捍禦，則我兵有所恃而不畏，敢于  
 向前，豈有不勝之理？元以是獻巡海分巡道，而不能  
 用耳。

新寧盜議

拒盜

按新寧之盜，所以反覆不常者，官府姑息之政使之  
 也。往年大征，賊卒不可盡，且無所懲，而復起者，所殺

多良民賊反得逃其生。當道者急於成功，略無善後之策也。故為今之計，在於必征。然欲征之，亦豈易哉。

夫千山萬林，深杳莫測。我進彼退，禽鳥無踪。此賊之

不可得也。賊不可得而捕賊者，豈肯空手良民始有

殺良之害甚于縱賊欲禁此患須功罪之

不得免者矣。賊不可得，而其志益驕，良民不可免，亦

必相倣效。是大征一番，不惟不得賊，而且長賊不惟

長賊，且驅良民而從賊也。故曰征之不易也。夫征之

既不易，不征又不可。然則將奈何。善兵者于此必有

成算矣。夫古之用兵，有患戰不勝者矣，未有患不得

戰也。若新寧之兵，則不患不勝，惟患不得戰。不得戰

者，當求于戰之外。夫用兵而不免殺良民，咎在興兵

懼于無功。下交相蒙也。今必使賊有可得之勢，我

無空舉之勞，兵將無僥倖之心。上下無相蒙之弊，則

賊可盡矣。然賊之得，非可歲月計也。自昔之不得賊

者，咎在急目前之功，不為久遠之圖也。夫不為久遠

之圖者，類以老師費財為詞也。夫費數萬之財而不

得賊之要領，與加數萬之財而賊可盡，其得失固相

懸也。然卒不為者，急目前之功，而不暇為此也。是故

賊之不可得者。非賊之不可得也。吾不欲得之也。夫何熟計。今新寧之盜。所恃以為固者。必曰彼進則我退。彼退則我反。如此而已。非但賊之所自恃者。以是吾所以慮之者。亦以是也。而愚則有不然者。何也。夫賊之逃。吾或不可得之矣。使逃而不返。豈有不可得者哉。何也。彼雖盜賊。固吾編戶。其居必有室廬也。其耕而食。必有田畝也。方其為盜也。固舍其田廬而不顧。及其既逃也。使舍其田廬。終不忍。吾從其不忍而圖之。取彼室廬為我兵居。取彼田園為我耕守。聚數

此為反客為主之勢

千之兵。為久駐之計。因耕守之利。省糧餉之半。彼欲去則無途。欲歸則不得。釜中之魚。必無久活之理。向之不可得者。將以次而可得。不可盡者。將以漸而可盡。故曰當求于戰之外者。此也。然官府急于近功。肯從事于斯者。鮮矣。故曰非賊之不可得。吾不欲得之者。此也。夫得賊之策。大略如此。而舉兵之道。尚有當慮者。夫今之為舉兵之說者。必曰非大徵兵不可也。然自吾策之。亦徒為虛名。而無實用。徒為費財。而無補于事也。夫大徵兵者。或舒國家之難。如唐之討

安祿山或征不庭之國。如唐之討淮蔡也。今新寧之盜以山林爲命。以善逃爲技。非若國家之難。與不庭之國也。彼雖依憑山林。其耳目皆在州縣。吾機方發。而彼已先覺。我兵方集。而彼已先遁矣。徒費數萬之金。亦將何所施乎。勢必殺良民以塞責。在上之人。或憚于無功而姑恕之。上下交相恕。則良民之禍慘而不可解矣。故曰興兵懼于無功。上下交相蒙者此也。噫。往昔之兵。浪費之鉅。竟不能得賊。而多殺良民者。恒以是。而今可復踐之乎。故曰徒虛名而無實用。徒

費財而無補於事者此也。以愚拙見。新寧之盜。十人之中。未必皆爲盜。脅從者十而七八也。大約不過萬人。除其脅從。不過二三千人耳。是二三千人者。斷乎必誅而無赦者也。苟處之有方。始猶折科上稿耳。而議者輒曰。非大徵兵不可。此無見于虛實之勢也。故今日之事。兵不必徵也。取其精而已。形不可露也。密其機斯可矣。潛召精兵于外。使備兵之官訓閱常練之兵。若非大舉之狀。從而分別其類。首惡必誅。脅從罔治也。怙終必刑。自新必赦也。先之以文告。申之以



信誓。則潢池之內。必有賣劍之民。而賊可去十七八矣。然後開以功贖罪之門。下自相斬捕之令。則首惡怙終之徒。必倒戈于內。將見賊心未戰而先虛。賊勢未陳而先崩。待吾精兵四集。計必歛甲韜戈。四投山林。而無俟于交鋒。我兵不用而可以坐勝矣。故曰不必大徵兵者此也。然舉兵非難。得賊爲難。此久駐之計。所以必用。故曰當求之於戰之外也。求之于戰之外。則兵將不求于塞責。在上不憚于無功。上下無相蒙之弊。而妄殺之禍。或可免矣。然此特用兵大略耳。若夫隨機應變。則主將之事。用人擇將。又軍門之事。皆難以預設也。

皇明經世編卷之絡

林次崖集

新寧盜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宋與琦有韓參閱

史督撫奏議

疏

史道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

創立大同五堡

史總督自其為兩司時攻楊新都朝議不直之其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為照  
後復倚威寧侯開市非端人也但其立五堡行益  
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

皇朝通志卷之... 同五堡一

疆場故載之時史公為撫臣毛來塘為總督毛集

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艸直與虜境通連故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後即以此為胡馬奔衝之

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

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荊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

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受失其固一騎馬驅直

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

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艸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

橫侵擾四流奔劫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

必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

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惟殺擄之

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

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

真為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為無所

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為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

通變重拂群心事方艸創之初輒構非常之禍自是

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搥手閉目未敢出聲

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

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漸

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於事會之違，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來，夫役豐其糧糈，以至木料博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爲指授總兵官梁震前去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艸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震等

依蒙，遍歷夷險高下，逐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新堡，某舊堡可以全弃不用，某舊堡可以相應增制，各議擬詳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等親詣前項境外，各該處所，共同重複審擇可否，一併參酌停當。總督尚書毛伯溫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

距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况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今當開展擴克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

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之間今移其所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叅

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

宜亦何所憑應於西北一帶深掘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卽於此地坐驅四五萬餘衆勞役數月中間事變誠難憶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挖深闊

聖明統志 卷之一  
營盤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防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艸料，俱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尚書毛伯溫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僉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

瓊不時齎領米麪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總兵戴廉等，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挖，逢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三尺，疊土爲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

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爲一間。其各墩應有鍋釜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爲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俯首

四望。五堡俱在日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覘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爲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况乎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督尚書。卽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蹤。不可逃矣。臣等又會同郎中詹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艸十



萬束、鎮邊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艸五萬束、鎮虜堡糧二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艸五萬束、鎮川堡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艸五萬束、鎮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艸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艸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衆等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行坐營都指揮白欽、盡將挑入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叅

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子、行令叅將及守備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後漫艸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卽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携持妻子、安插在内、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失死邊陲爲終矣。

題北虜求貢疏

俺答求貢

臣於嘉靖二十年六月巡撫大同已陞兵部右侍郎

時世廟三十年馬市成楊忠

回部管事未交代間適遇酋首俺荅遣三虜使來一

愍公疏諫被謫案此一專與穆廟時邊市同局而

名肯切一名石天爵執詞入邊求貢其所稱說有二

成敗是非大判者何也世廟時仇鴛為大將軍與

彼中人畜連年不利靈官算卦大頭目將有災必是

北虜通惟虜之所欲是徇市雖成終必敗盟非求

進貢南朝可免又云伊父認阿郎先前與南朝進貢

欸也故是年冬虜即大入所以與後事不同耳

討了段疋等物至今留下好名等言情詞亦若出於

諄懇臣等據說奏請隨奉旨其下有能殺俺荅者

高張二公于俺答請貢時亦深論前

陞賞邊臣又將來人肯切石天爵俱斬首梟示九邊

朝殺虜使之非

夫夷狄稱臣欸塞本萬古帝王盛美事也果彼情出

非真外托遜順之語內藏不測之圖我能先識但當

據其仰面向天國體未為不尊只宜以溫言遣却既

不墮彼奸計亦不激彼怒心則為國忠謀出於萬全

矣胡為緣彼請貢即欲構俺荅而殺之且將來人俱

處之死以絕歸報夫殺之不受所欺亦若壯矣而彼

率眾來侮邊臣竟以疎虞失守夫自來者殺矣逞寬

而至計無所出一二人殺之矣率眾為犯則竟無復

如何其為謀誤亦甚也後至嘉靖二十六等年彼再

然則朝旨雖不許貢而邊臣

以貢請亦未蒙准允總兵官周尚文備之往來以牽

繫其心。是以大同數年。得以苟免侵擾。今歲敢復入

犯畿輔。殘殺生靈衆多。上干 聖怒。行將恭行天罰

追復 二祖光烈。以雪神人之忿。而彼復以進貢爲

請。先後向背矛盾。信詐難憑。但以事貴乘時。動宜慮

善。出塞之舉。臣嘗力贊 聖明以行。其在今日。若不

可以直遂之者。何也。 天威震動。貫耳如雷。遐邇馳

傳。風聲赫播。彼中或既知之。知則畏之。畏則必防。防

則有備。備則設機以待我矣。我從而率兵以臨。彼果

以備迎我。中必生阻。又或以避而遠。則我之往。竟屬

空行。或未可以全功收也。臣又思之。竊以薊邊未修

空隙。尚有可乘。兵將未習。戰攻尚或非利。糗糧未豫

供濟。尚未能克。是皆所當念者。况今甫遭劫擾之後

必須休養之既久。訓練之既深。計算之既審。整備之

既周。而後以大事爲舉。必若 聖諭所謂食足兵雄

乃能以萬全爲期者也。其今二月之師。似當徐徐爲

計。臣且聞之。俺荅近年以來。部落強盛於昔。漸與小

王子勢不相下。嫉忌互生。已非一日。今者俺荅必欲

求貢。意欲依附 天王。借取聲光。以自壯門面。因而

可以驕示小王子。此固俺答求貢之心也。又彼以入  
搶之利散歸於眾。而進貢之賞賚多為已有。且馬市

一開。上下通利。比之殺人而後有所得者不侔。此又

俺答之所樂為者也。且俺答年來漸入衰暮。自以其

此時已哀暮。則在穆廟時又

殘虐大多。為天所厭。昨入搶後。彼中人畜輒爾病作

死者枕籍。因而追懲往昔。若有悔心。臣以彼之求貢

一節。其於天時人事。若為一大機會。而在我所處得

失之間。即有重大關係。是誠不可不慎者。臣又聞之

禮部近者。案查先年北虜進貢。每一次宴賞供應。通

計費銀七萬五千餘兩。而彼中進貢馬匹。亦若足以

少償。其或馬市復開。健馬輕值。利當三倍。况乎彼中

所恃之為強者馬也。我以薄惡之物。可以易彼善戰

之馬。是奪彼所恃而歸之於我。強不專在乎彼。我亦

分有焉。我或又以通變處之。則馬之來也。如流不數

年。虜中之馬。半分於我。况彼既以貢通。必不我擾。則

自是戰征可寢。士馬無煩。百費得以俱省。生養久之

而我海內之財賦。漸以充斥。中國之兵威。必能大振

乘此而大有所為。當自無不如意者。此貢之足以利

乎我者，臣亦不敢不以言也。但恐犬羊惡類，醜穢難容，不可使雜入漢官威儀，當有一別嫌善後之處，非臣所能知者，伏望聖明察臣之愚，密諭閣直重臣相為畢殫心慮，各出忠見，其於進退可否之間，調停區處之道，開誠議擬，詳悉奏請定奪，務必可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仰答皇天眷祐之意，社稷蒼生不勝幸甚。

議處三衛屬夷疏

議復三衛

臣竊思方今形勢，京師心也，定易盧龍，涿薊五臟也。

威寧族，屬三衛，以馬功，史總督此，疏乃  
 宣遼臂也，大同延寧甘涼肢體也，居嘗無病心衛諸

奉威寧族志心旨也

體，今則假諸體以衛心，已屬非計矣。仰惟我成祖

建都燕京，控扼強虜，甲兵環繞，水陸輻輳，聖祖神

孫，億萬年不拔之基，端在於此。但大寧與虜為我藩

籬，今包藏詐逆，反成內患，而遠交近攻之術，是臣之

日夜腐心者也。昨歲入犯，乃三衛為之，而問罪之師

獨未之及者，臣知其有所待也。今俺荅及諸部落，頃

因馬市微利，遂相戒不犯，安知啗以厚利，不為我用

者乎？諸虜既為我用，則三衛可圖矣。三衛可圖，則宣

邊之烽火復通。而京師之右臂亦固。盧龍定易之立鎮。可以次第而舉。大同諸邊。或亦因而賴以爲我安也。我皇上聖神文武比隆堯舜。伏望清燕之暇。留心省覽。上以光祖宗創造之艱。下以遺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福。真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再惟上年北虜驕橫。我兵積弱。求將爲用。輒鮮其人。整飭振揚。大費心力。茲又目前之甚可慮者。是以馬市事。聊可羈縻。時日苟安。目前然。厝火積薪。揚湯止沸。誠非永圖。况以俺荅之雄黠。益以內外奸逆

之交通。虐焰已熾。關係不小。懸金募士。封爵酌功。豈無智謀劍客。以應其選者。此虜旣滅。其餘不足慮也。大抵臣之愚見。以爲三衛不從。則我藩籬薄弱。終成他患。盧龍定易。不立鎮。則羽翼不強。無以鞏固神京。然而欲圖三衛。在於遠交俺荅。欲交俺荅。則大同走然藉手于邊諸人。誠不可不厚遇。而隆養之也。夫三衛徙則安。在萬世。俺荅擒則安。在諸邊。然諸邊之安危。所係者小。萬世之安危。所係者大。伏望皇上清燕之暇。丹與密勿諸臣。講求計處。共効忠謀。况今連年征調。擺

復大寧固是奇策

然藉手于此虜恐除狼而得虎也

守。經用浩繁。民力頗艱。民財難繼。而戰守良法。卒難爲言。萬一災沴飢荒。司農告匱。而待哺之卒。脫巾轅門。則殷憂特甚。此其可慮。又有不在外而在內者矣。

接報馬市事完疏

馬市事完

爲接報夷情事。照得臣嘉靖三十年三月內。欽奉勅諭。內開。近該總督宣大侍郎蘇祐。及鎮巡等官徐仁等各奏。稱虜酋俺荅脫脫等。求通馬市。情辭誠懇。事下兵部會官計議。相應允行。茲特命爾前往彼處。經理其事。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會同總督鎮巡等

官。選差諳曉夷情通事。召集虜酋俺荅等到邊。宣諭恩威。令其約束衆部落。再不許侵犯邊境。准於新創五堡邊外立市交易。每馬一匹。約價十兩。將發去馬價銀兩。量買段紬布疋等件爲用。仍諭各夷馬匹俱要臚壯。開市之日。嚴緝軍民人等。不許私相交易。爭利起釁。及透漏邊情。各該通事。亦不許撥置夷人。騙詐財物。別生事端。違者卽時拿問。依律重治。所市馬匹。卽給與無馬官軍領養。其原質留達虜四名。處給犒賞遣歸。欽此。欽遵。隨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侍郎

蘇佑及大同鎮巡官徐仁等題前事，該本部會官議覆節奉 聖旨：這北虜求開馬市，你每既說邊臣譯審虜情誠懇，准暫開行。欽此。臣道同本部主事張木，卽於本月兼程前赴大同，遵奉敕諭及該部題准事理。一面會差千戶周池通事王相、張彥文、許伯達、卜彥千、賈廷佐、劉經、吳寶、王三、鄭玉、張俸、亢成、閻大成、王河，先後出邊，直至酋首俺荅等營，當面備將 朝廷浩蕩天恩，准令開市情節，示曉俺荅等知會。一面行委分守叅議各官分投多方收買段紬布絹前去

鎮羌堡邊外，督同該路叅將焦澤守備丁淳挑壕設市，就於壕內當中築臺一座，以爲虜衆款塞瞻依之所。本月二十一日，俺荅自豐州城至會寧灣脫脫帳房居住，臣等備諭 朝廷恩威，及令嚴禁部落臨市，不得飲酒生事，爭憤攙越，致乖事體。一面行令叅將徐洪遊擊劉潭等安置香案，張設黃幃傘蓋於原築臺上。至二十四日，俺荅率脫脫等各頭領及散衆達虜，約有萬餘人，皆於壕外遠向東南，原設黃幃香案處所瞻望叩頭。臣等量以酒食犒賞。至二十五日早



其後務廟時貢市樣式大率做此

俺荅進獻達馬九匹，方將虜衆馬匹，以次牽賣。徐洪、劉潭指揮張世俊，與同該路叅將焦澤，督同分投管、理、易、換、總、兵、官、徐、仁、副、總、兵、王、懷、邦、紀、驗、印、烙、當、即、發、軍、士、領、養、騎、操、共、計、買、過、二、千、七、百、八、十、餘、匹、市、完、臣、等、復、以、大、字、楷、書、百、十、餘、言、會、差、原、任、都、指、揮、林、叢、蘭、等、賫、執、前、去、宣、諭、俺、荅、即、易、新、服、瞻、拜、黃、幟、香、案、臣、等、遵、照、欽、依、行、令、指、揮、趙、振、丁、鳳、姜、淮、等、依、次、分、投、犒、賞、畢、二、十、八、日、俺、荅、辭、謝、俱、各、掃、營、出、邊、北、去、訖、由、本、月、二、十、四、日、以、至、二、十、八、日、市、事、報、完。

五日之內中無他阻，得以周善厥事。俺荅又約致把都兒心愛及河西吉囊等，各部落頭領數人前來，公

同親見大同互市規制，令其依行。恭順始末，委曲周

至，萬目所共矚者。但俺荅於市畢回營，隨被蕭芹等

以怪誕不經人世所無之事，百端恐嚇誘引，竟使一

念恭順。天朝之心，輒爾搖惑，隨於五月初四日入

犯大同左衛，卯進申出，未經深入二十里之內，臣等

急差林叢蘭、王相、張彥文等省解戒諭，俺荅唯唯應

承，當即解散。六日之內，數萬賊衆自甘枵腹，終於一

蕭芹自稱

有呪術能呪城，山朋故俺荅信之，後蕭芹亦竟縛獻

中國

矢不發、一物未掠而去、臣等顧見此賊、身爲蕭芹所移、其心若非迷而不悟者、是以臣與總督鎮巡、及本部主事張才等、屢將大字文書、極以背恩無義指數前去、虜營宣諭、俺荅父子、卽深自愧悔、臣等又復分傳把都兒心愛等、交相極口、諭勸俺荅、益深慙悟、遂將蕭芹父子相繼縛獻前來、臣等乃敢准將節次乞求所賣馬匹、行令劉潭、焦澤、丁淳、及經歷李時彥、李環、韓待時、照磨詹瑤等、陸續買過馬騾一千九百九十五匹頭、仍量加犒賞、以羈其心、又緣天恩二次

犒賚、光寵溲渥、俺荅父子感戴、益勵恭順、是以秋高馬壯、正彼驕逞無忌之時、亦竟鈐制各部落諸賊、絕無一騎入擾吾邊、而大同一鎮、得以晏然無事、俺荅恭順之義、不可誣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選輯

楊澄清通侯叅閱

余兵使奏疏

疏

余 珊

陳言時政十漸疏

時政十漸

失是嘉靖元年汪珊亦有十漸疏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薄海內外皆以為堯

舜再作湯武重生宜必有稷契伊周為之佐相與其



成正大光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迓天休，臣等亦效愚忠，城彼朔方，相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參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致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抱撥亂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邁，似不克終，臣引領萬里，憂憤填臆，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迹涉群疑，或指臣以矯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爲是下筆躊躇者再。今幸俯賜條陳，無間踈逃，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

要爲 陛下陳之願，少霽威嚴，留神清覽焉。其一曰：紀綱漸頽，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父子，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臂動而指隨，絲牽而繩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紀綱也。在

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處，不知紀綱爲何物矣。恭遇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尊朝廷，杜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之心始繫於尊，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拏泄沓，御委其勒，馬駘其銜，以爲在朝廷似非在朝廷，以爲繫宮省，又非在宮省，遂使朝廷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爲心，譬之人病大風，手足

痿痺不仁，筋骨肌骸不屬，行居坐臥難以屈伸，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相噓爲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殍，其實由於朝廷之所好尚，而爲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戰國之士多從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

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王先見乎此統理人倫移本易末混同天下一之和衷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恥而必去而天下之人亦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敝化一時士大夫無廉耻者爭先趨附百計鑽研以營富貴鑽研得效束裝問塗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宰執臺諫多稽首董賢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床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恭遇 陛下起而作之營陞乞陞者

悉皆罷斥招權納賄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客人謂帝堯於變時雍矣曾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首掌

銓衡首取一種軟羨脂膏重富貴薄名檢之人以爲

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圓融不肯生事乃峻擢而

尊寵之是以諛佞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伯專彈劾

罷吏議禮儀蚘集蛆聚廉耻蕩然邇又聞市門頗開

賈販仍舊投桃報李畏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

尪羸骨間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

國勢漸輕，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夫一家有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在我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我尊則威立而難犯，無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衡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

不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號召天下。制御強臣也。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瑾之謀。三變而有宸濠之亂。恭遇 陛下攬而振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玉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威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戊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是時河西雲中戊卒屢叛廟堂處置太寬其後天城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戊卒縛賈叅將以立威，遼東等處每見告矣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嘯聚千百為群，圍繞邊

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

叛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偏近於蕭

管山海主

牆。猶鼠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

事也

其邊庫役。倣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妻殺夫

子。弑父。接迹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

能修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閫制失人

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

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朝廷。而反重於邊

陲。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戍卒之口。失今

不治。則古鎮之禍。萌於節度。朱泚之亂。成於涇兵。容

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其四曰夷狄漸強。臣

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

無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爲

嚮背耳。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

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

虜入雲中。注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

韓邗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間。上谷中山之師。燕然漠



井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帳連鞬。未百年也。而有五胡之害。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吞。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亂。吐蕃劫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弭兵。又未百年而女真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

未百年。值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綱常再肅。及

土木之難。曾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

嘉靖時。俺答為盛。至隆慶而內款矣。

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臣詢之四夷

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蕃。蓋古之回紇。亦匈

奴之種也。其驚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為其逐遁

數千里。盡有其地。每撫創抵掌。志吞西河。未忘也。曩

甘肅之圖。則耀兵耳。若乃東胡躡躅於遼海。韃靼蹂

躪於沙漠。羌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兆

眾。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

氣數相參。又安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阿骨打其人出乎其間以作我邊陲之厲階耶。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主。蓋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而其任此職者。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惟知附倚幽陰。摧剝為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饑寒。日就彫瘁。雖蒙皇上恩詔優恤。誥戒申嚴。然以七年之病。元氣已耗。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且以松茂一邊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碛。星羅奕布。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大者不下

數萬。而糧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一番駕勇。千夫莫當。以此恃險。亂無寧歲。每年上班官軍。盡出成都重慶等衛。不下千萬。方其遣戍。父母妻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強番。日朘月削。衣糧器仗。盡以供番。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為科歛。而輦載以輸。請謁之門者。不可勝筭。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罷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於富番。耕地養馬以自給。甚至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喪威。百不當一。尚望其赴湯蹈火。

挾輶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哉。舉此一邊。他可例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為陛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靜虛名。以蓋無能實跡。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同規隱。逡巡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此之捷。俘殘虜而歸。而勒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頒瀆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強其漸四也。其五

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惟天之至大。而惟微之細民。此所以為邦之本。而不可忽焉者也。然何以聚民曰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順民之心者。保邦之本也。故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惓惓爲漢文言之。使黽錯而愚人也。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少之哉。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土。崩瓦解之民。而萃於一。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其爲治。別無異技。每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廡。自比盤銘。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培植基本。日益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隆固。雖內難間作。民無叛志。迨入正德。逆瑾銳寧等。招權黷貨。一時文武士大夫無耻者。蚘集蛆聚。權天下之膏脂骨血。輦載以輸權倖。

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民心日益以離。怨讟交興。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鄆蘭等煽禍於西南。持梃一呼。赭衣數萬。所過焚劫。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篤生皇上。起而安之。新詔初頒。痛恤民隱。積年逋負。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泣思奮。以爲今日復覩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曾幾何時。事未畫一。令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鷄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

食。交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歲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違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人顏不變。顧以為安流。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皋夔之流。亞誠難其人矣。至於東

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皋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所重。嬖寵姦邪。戕滅正士。而膺滂輩亦不自愛。互相此特重處。議禮諸臣故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延朋友。而國以殄瘁。郭泰安得不傷之乎。臣以為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枉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不稱其位。屈其所未盡。困其所難知。事委叢脞。終蹈

後艱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光岳氣分士無全節熟民事者或不悉吏幹通武畧者或不解文謨才華可取節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耳。苟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於枉指張桂邪又使之邪間正踈間親新間舊凌轢而播棄之而歿徙之而謂國有其人乎。我國家造士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也。自瑾銳亂政以來衣冠受禍歿亡流竄權剝幾盡值我皇上哀而錄之歿者贈官生者

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方是時海內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為田橫之歿客久矣。何狂瞽之言有不當聖心者一鳴輒叱去。昔已降調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筆歿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源胡瓊等歿而科道空。間有一一英傑係籍羈旅者又枉之於弗當之位。或又徃徃為權姦擯錮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為安置遣之俾不通以故忠邪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角立其間而陛下

下耳聳目眩。亦聞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此苞魚之肆矣。焉能爲秦無人焉。能爲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其七曰。言路漸塞。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以一代之興亡。係一言之從違。其

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興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無微而可畧。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其志。聞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

達也。於是敢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鞞垂焉。誹謗之木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爲常。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其廢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拂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未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偏好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法哉。我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

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爲然也。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忌忠言之發。已姦私也。專取一種軟熟易制之徒。爲之鷹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卽痛加箠楚。務置之死地而後已。值我皇上起而錄之。各正其位。於是臺諫作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美。凡溫旨嘉答。不曰所言有理。則曰看了來說。聽納如流。畧無抵忤。方是海內翕觀。思見德化之成。無

日矣。比來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卽今朝野以日。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獎之使言。尚恐不及。况又訶責貶斥。而歛徒之。誰肯不爲自便之計。而務爲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其八曰邪



正漸淆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為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辯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某為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某為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况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僧之術又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為邪誰為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為鸞而隋帝信之是豈真不

知哉蓋其心悸目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異此臣以為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遠眾特立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重爵祿賤名節貪生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是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意順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

言飾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雀爲鸞也哉。正德間瑾輩蒙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皇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皆曉然知所趨避矣。近年以來論篤將與儉邪投間飾六藝而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人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辯之。臣恐邪正不並立。是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二。卒之正不敵邪。

牽帷廡之制將陷

陛下於群陰之主矣。此邪正之

淆其漸入也。其九曰君臣漸睽臣聞臯陶陳安民之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沉釋之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若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爲民天生厥臣以爲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情甚親狎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傳

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調  
 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  
 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孚心  
 以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宮  
 府一體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為和乎若曰吾  
 君也爾臣也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  
 騁辯給而折之以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為猜  
 忌過於狐疑耻見屈於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竊鈇  
 之似舉動即真弓蛇之影恍惚成疾而君日睽臣日

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興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勇智從即位以來恭默思道寤  
 寐求賢敬大臣而體群臣一手足腹心之相視萬無  
 此失矣自夫大禮之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 聖心  
 者輒譴叱之或徙流配至盡網中之禽此固 陛下

篤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無見於聚訟之家矣而不

知邪佞相觀巧發竒中以汙壞 陛下之名器紀綱

何淵革是也

者不少而 陛下既以先入之言為主投之而自無  
 不合犯之而自無不焦者嗣是而大臣顧望小臣畏

慳足將進而趨。趨口欲言而躡。嚅上下峻截。內外乖戾。寢寢睽孤於載鬼張孤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脈不得周流。行止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桓侯而走也。和衷之道。豈其然哉。此君臣之際。其漸九也。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夫天積氣耳。靡瞻靡顧。何告戒若其之詳。仁愛若是之篤耶。不知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精祲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父子之間。喘息呼吸。尤真切也哉。是故父之於子。喜焉而撫摩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以爲愛也。天之於君。喜焉而責備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爲愛也。天既無往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父。若狎恩

恃愛以爲天怒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敢行暴虐。戲豫而馳驅之。是爲恒君悖子。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乎其可忽乎。在昔正德間。崇信姦回。背棄天道上。天垂愛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晚年謫見寢宮。一炬煨燼。方且啜泣。何嗟及矣。惟天無親。眷於有德。仰惟皇上降生之期。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有宋祖紫雲之慶。又龍岡舊斷。土脈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尺。帝王之興。豈偶然

也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葱鬱。南山聞鳳凰之聲。莘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期怒。天災荐興。往歲東南洪水沒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駕出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再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橫。起山之東。餓殍流離。滿江以北。至於兄弟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伐樹屋。遼陽軍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層見。報不絕書。皆自西北而東南。然

不知其爲何祥也。况陰霾之氣，上薄陽精，白晝冥冥，罕有光采，尤可忌乎。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况兼有而十備矣。今陛下縱堯舜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眷方隆，人心初戴，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以獲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非耶？臣惟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燮

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爲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隳，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是時新都已去，蓋指鉛山也。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

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真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冗或浮。或知或否。顧望畏慙。又不肯爲。陛下一傾吐之。而使陛下不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抑豈知其冥冥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寇難日作。必至河決魚爛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

忝同舟。已逆知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及之也。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惇卞。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夬次姤。姤者夬之伏也。禍

福相倚，治亂相尋，未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夬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願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為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犯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在三邊者，君

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雨水不時。

指告災禍不減劉子政

則水潦為敗，大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電毀瓦甍，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罔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辯，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爲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惇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其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琚，若有其人，同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賚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遐荒踈迹，糞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論，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爲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况其臣又爲宰相之第一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爲至要至要，而明詔所

皇明經世

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願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當反其初。臣請陛下默坐澄心。訢思之前日新政。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實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

此或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

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志利之可慕而必爲。嗜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壞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修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養勵之。庶可一道德而同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直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

前日新政。國勢何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列原格。而窮造謀。剿滅叛軍。務全獲梟獍之首。簡飭撫帥。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爲重。而四方之爲輕。斯國勢尊矣。然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狄。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

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强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徃徃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為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為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為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為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鎮。聚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等處關隘。仍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即後來一兵入衛之意者。盡籍其名以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為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夷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闡以內惟陛下與群臣治之。闡以外責總制楊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殍之喙。無輕與通和。而失事機。填民膏於虜壑之

陰。培克衣糧者必黜。虛張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文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爲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

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克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熒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

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䟽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拆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填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爲今之計。莫若勅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某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克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羣。浚若干塹。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埃。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修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畧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

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恒制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搖。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桑。黜貪殘而清府庫。減織造。增漆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克祿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爲饑寒之所

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爲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依。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旣行。則饑寒有備。而賊盜可弭。仍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剿。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克國。畱田金城。可二十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

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爲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爲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

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陛下乾斷力行。不爲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人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皆名儒碩輔。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讒言而在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楠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瓊。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忘身殉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叅之輿論。吏曹承奉內閣。



必斷自 聖衷。則遴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克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為盛。

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一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克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况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逡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勤苦。燈火翺翔。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其不進華詞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

政患於不能禁

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一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畧倣宋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爲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

禮部。勘實通其姓名於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斷。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猶幸諸生中甚少雄傑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面折難容。我必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甚之情。不然。

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不肯死。寧順我以留。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一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臣聞漢人有言。彎如鈞。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

直臣者。爲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使也。而爲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爲賊張嬰所陷。唐顏真卿三朝耆直也。而爲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爲李希烈所殺。更又陽爲推重。陰加排沮。如朱異間侍讀。徐擒願補郡守。李林甫啗侍郎盧絢。自請賓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爲利害所搖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人矣。又賦

性姦回。宅心閃條。不肯少輸面折之意。求如唐陸贄  
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間。幾何  
人哉。此又求賢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臣請  
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因言以  
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此。法。宜。行。勅吏部查成弘之世。  
以言官章疏之多寡。而為考察陟降之上下。苟有直  
聲動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  
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遷謫。私假差使者。此  
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冀異盧李之故智也。則

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姦臣難遂一私。言  
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耶。即今何以  
漸希。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偽而其說巧。  
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由  
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偽斯得矣。拙惡易  
犯。吾且勿惡而省其行。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  
致其知。傳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為其伺  
察。不輕泄辭令而為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  
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

久而不渝也。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爲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爲我而無君。黑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峩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宴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任。乃持此而誅王猷。斷國論。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別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睽。必求賢相

與之講明。拔骨中之芥蒂。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群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虛心聽納。使上下之血脈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宥其狂味。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嘉賓蓋取永言諷詠。以協上

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獵苑中。賞花釣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我祖訓首載此條聖祖萬機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文皇以後。早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間。是豈輕於狎暱。不知省費之

經耶。蓋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爲治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邇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晚。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啐酒而慶之也。今惜小費而廢大典。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矣。豈不貽四方觀笑。昔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假餘年。時以爲先徵。况今并與其宴而悉罷之乎。

恐非太平之象也。臣請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闕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大燕會。時舉不廢。以親群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睽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十事之內。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豐熙鄒守益

等輩。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明詔。求言爰及。人才未用。臣以爲帝德光天。格於上下。萬邦黎獻。其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歎。臣願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世宗至孝故以此感動之先朝。獲覩我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爲本源。容物好賢爲

先務。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留神書館。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爲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強兼并之家。待麤厲強悍之士。率皆含汙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有幾



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  
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誕  
生 皇上以爲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  
聖號。特稱皇帝。可謂尊之至矣。 廟號觀德。祀以天  
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  
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禮之臣。言偶未合。輒以  
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宁爲之一空。似非我 獻皇  
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聖志也。苟不  
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庸安乎。然

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駿奔走於觀  
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磬聲。以  
樂我 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  
則正孟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揚雄所謂寧  
親莫大得四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  
虞帝周武之上也哉。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  
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  
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在乎泛爲。而惟  
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而又下賢相以

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如此而舊章不復。并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將不飭。軍儲不克。十漸不杜。五事不循。天變不彌。中興不或。臣未之聞也。



